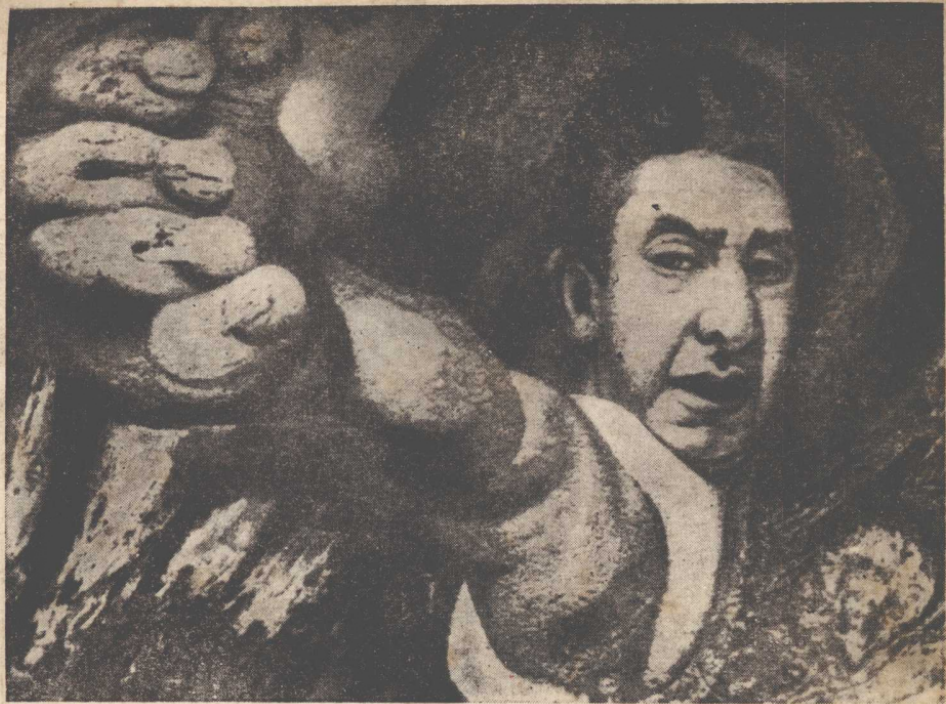


外国文艺

AIGUO

1985/6

ENY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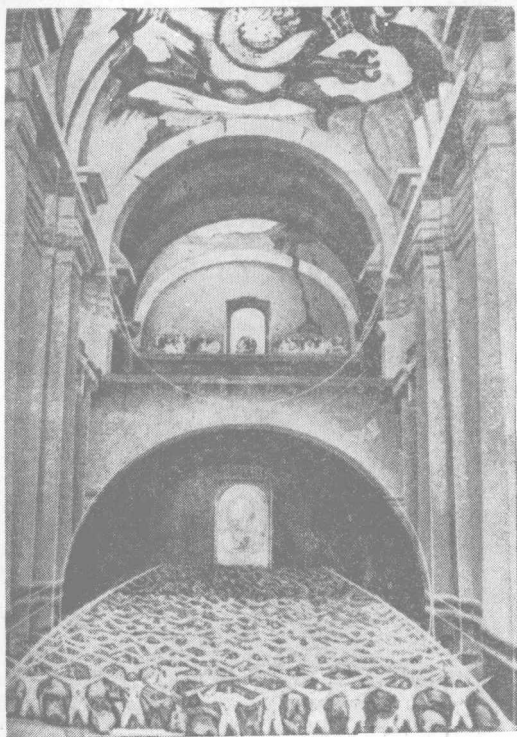


《自画像》(1945)

[墨西哥]西盖罗斯

外国
文艺

一九八五年·第六期·总第四十五期(代号4-286)
定价 0.84 元



《教会的恶魔》

(1917)

[墨西哥]西盖罗斯



《啼叫的回声》

(木板画, 1937)

121.9×91.4 公分

[墨西哥]西盖罗斯

《反对独裁者迪亚兹的革命》

(局部, 1957—1967)

[墨西哥]西盖罗斯



《和平的维护者》

(布面油画, 1950)

51 × 41 公分

[墨西哥]西盖罗斯



外国文艺

WAIGUO WENYI

双月刊



一九八五年 第六期

目 录

英伯特案件(小说)

.....[意大利]马·索尔达蒂作 袁华清译 (3)

约霍短篇小说两篇[民主德国]沃·约霍作 (48)

收音机事件.....王赵森译 (49)

海滩篷椅.....柳维坚译 (63)

浆果处处(长篇小说·续完)

.....[苏联]叶·叶甫图申科作 张草纫 白嗣宏译 (109)

加·卡赞扎基小说三篇

.....[希腊]加·卡赞扎基作 李成贵译 (201)

上午十一时到下午一时..... (202)

阿伊鲁拉的婚事..... (203)

扬尼老太太讲的故事.....

一个小铜板(小说) ……[法国]吉·塞斯布隆作	宋维洲译 (231)
大海和歌剧院(小说) ……[法国]皮·加马拉作	黄天源译 (251)
妈妈(小说) ……[美国]马·金·罗林斯作	周金媛译 (260)

帕斯捷尔纳克诗选

……………[苏联]鲍·帕斯捷尔纳克作	乌兰汗译 (79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鲍里斯·帕斯捷尔纳克(论文)

……………[苏联]科·伊·楚科夫斯基作	乌兰汗译 (94)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赶上突然到来的地铁(散文)

……………[英国]基·巴克斯特作	齐 宁译 (269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美国文学在苏联(报道) ……梅绍武 (306)

} 外国文艺动态 {	戴·赫·劳伦斯写过《欧洲史》(47) 美国儿童文学作家埃·
	布·怀特去世(78) 辛格又一部新作问世(200) 法国作家
	西蒙获 1985 年度诺贝尔奖(230) 英国作家希伐·奈保尔去
	世(259) 《鲍里斯·戈都诺夫》拍成电影(315) 联邦德国建
	立珂勒惠支美术馆(315)

墨西哥壁画革新家西盖罗斯(美术家与作品) ……杜定宇 (31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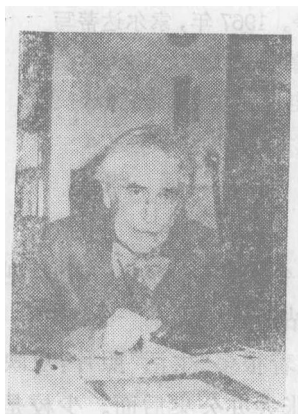
西盖罗斯作品五幅 ……(封二、封三、封四)

《外国文艺》1985 年第 1—6 期总目录 …… (316)

封面设计 ……任 意

英伯特案件

[意大利] 马里奥·索尔达蒂
袁华清译



马里奥·索尔达蒂(Mario Soldati, 1906—), 意大利当代著名作家, 意大利笔会会长, 1906年11月17日生于都灵, 1927年毕业于都灵大学文学哲学系, 1927—1929年在罗马高等艺术史学院进修, 后从事电影工作, 同时进行文学创作。他曾说过: “我的节奏是, 在一部电影之后和另一部电影之前写一本小说。” 从六十年代初开始, 索尔达蒂主要写小说。

索尔达蒂的文学创作始于中学时代。1929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《莎尔玛切》。1939年问世的长篇小说《莫塔事件真相》用超现实主义手法写成, 讲一个律师爱上了美人鱼, 随她入海后成了两栖人, 重新上岸时被屏弃于人类社会之外, 甚至不被母亲承认。1954年的《卡普里岛来信》是一部“心理抒情小说”, 描述一对美国夫妇和两个意大利时髦男女的错综复杂关系, 反映了当代价值观念和习惯法则的改变。长篇小说《两个城市》出版于1964年, 书中的都灵和罗马两个城市象征两种对立的存在观念; 著名作家古伊多·彼奥维内认为: “这不是一本普通小说, 而是小说的典范。” 索尔达蒂的创作精力在七十一八十年代继续保持旺盛, 每年都有新作献给读者, 影响较大的有: 社会风情小说《演员》(1970), 科幻小说《翡翠》

(1974), 以及《美国妻子》(1977)、《火灾》(1981)等。现在正在写一部涉及生态问题的长篇小说《瓦尔泰利纳山谷历险记》。

索尔达蒂注重纯文学, 但也不鄙薄通俗文学, 在这两个领域都有杰出建树。1985年2月他在地中海沿岸的寓所中会见译者时说: “为读者服务, 向读者提供多样化的精神食粮, 这是作家的天赋。有的读者喜欢严肃文学, 另一些读者爱读轻松文学; 我从五十年代末开始, 在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写了一些轻松作品, 以飨更多的读者。”这里译出的《英伯特案件》(Il caso Imbert) 选自1984年印行的中篇小说集《准尉故事新编》。1967年, 索尔达蒂写过一本类似的作品《准尉故事集》, 几乎每篇都被改编为电影。《英伯特案件》写侦查一件绑架案的过程, 纳入电影剧本的写作特点, 反映了当代小说与别的文艺形式相互渗透、融合的倾向。

译者

一座威严的大厦, 上面写着“宪兵司令部”几个字。一个全副武装的军人, 披着猩红里子披风, 在门口站岗。

一个布置得很舒适的办公室, 墙上挂着很多“生活”照片, 反映的全是宪兵生活场景。一位少校坐在一张大办公桌后面。少校是皮埃蒙特人, 出生在萨卢佐, 从头到脚一副军人气概, 和阿尔瑙迪准尉谈话时开诚布公, 言简意赅: “给我说说是怎么回事, 准尉。由于英伯特案件, 我们被批评得狗血喷头, 大家都不知该怎么好。”

准尉: “报刊动不动就批评, 少校先生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不过, 撇开记者不谈, 您的做法也让上级捉摸不透。”

“您可以告诉我哪些地方做得不对吗?”

“现在嘛, 还说不准。但我倒想亲耳听听您对这个案件的说法。劳驾, 把事情经过从头给我讲一遍吧。”

准尉颌首同意, 略作思考后说: “发端于6月7日。英伯特的

配偶卡尔拉·杜西欧打电话请我去莱莫雷别墅，要跟我谈一个很棘手的问题。”

“您当时是怎么想的？”

“当时我以为是他在工厂或农庄跟哪个下属发生了争执……”

“讲下去……”

宪兵的值勤车在莱莫雷别墅门前停下：一扇虚掩着的大栅门。准尉下车，进门，沿着一条砾石小径走进花园。

跟往常一样，在小径的半路上他不得不接受弗洛克的热情欢迎：这条体重几近一百公斤的红夹白的贝加莫牧狗扑到了他身上。

牧狗为了表示它的欢乐，蹦了起来，把粗大的爪子按在准尉肩上，打算舔他的脸。准尉抓住它的脖子，亲热地使劲摇晃它的大脑袋：“嗯，弗洛克，嗯……你不想让我喘气吗？”

弗洛克伸出一只前爪表示友好。准尉不得不跟它行握手礼：“现在下去吧。我得上你的主人们那儿去……你不放开我，我怎么办呢？……”

弗洛克乖乖地下来蹲在小径上，看着准尉朝别墅走去。它把脑袋偏向一边，看了他一会儿，然后又突然兴奋起来，四脚朝天在地上打滚。

准尉认识卡尔拉太太，从小就认识。他是她父亲的朋友。皮埃蒙特的古老家族：这就足以说明一切了。但他，费鲁乔·英伯特，不是当地人。测量师，曾经是时装设计师，突然心血来潮以服装为业，生意颇为兴隆。

卡尔拉和费鲁乔·英伯特在底层的大客厅里接待准尉。这里满是家具什物，连续三四代盛况不衰的富裕人家都这样，他们不停地购置东西保存起来。卡尔拉穿着牛仔裤和毛衣，举止和服饰跟所有摩登女郎一样，只是她那略显高傲的目光和不大标准的发音

表明她“出身高贵”^①。而他则是一位身材瘦削、风度潇洒的年轻人。

卡尔拉带着友好的微笑看着准尉：“您好久没来了，对不对，准尉？……我和费鲁乔象是两头狗熊似地过日子……”

“你别把过错算在我身上……”费鲁乔说。

“是得算在你身上……只有到了科尔蒂纳^②或蓝色海岸^③，你才活跃起来……”

“哎，有什么法子呢，这儿得工作……瞧，准尉来这儿也是为了工作……请过来，准尉，请坐……我专为您开一瓶1978年酿制的巴尔贝拉酒^④。我知道您是品尝酒的行家。”

准尉接受邀请坐在软椅上。卡尔拉在一张长沙发上坐定，她的丈夫站在那儿，全神贯注地往一只玻璃杯里斟了少许酒。他把杯子递给准尉，然后也给自己倒了两指高的巴尔贝拉酒。

费鲁乔：“卡尔拉，你一点也不喝吗？……”

卡尔拉摇摇头，接着转身向着准尉：“您慢慢喝吧，我怕我把遇到的事告诉您时，您会难受的……”

准尉敏锐地瞥了她一眼，然后对着亮处观察杯中的酒，嗅了嗅芬芳的酒味，呷了一口，点头称赞：“没说的。到底是名酒！……卡尔拉太太，您知道吗，您说的话使我产生了好奇心？”

费鲁乔叹了口气，用装作无所谓的声调说：“嗯……是这么回事：我们受到了讹诈。”

准尉把酒杯放在茶几上，用严肃的、斩钉截铁的语气说：“你们把我叫来，这很好。不能屈服。是谁？”

① 皮埃蒙特地区贵族讲话故意带法国腔。

② 意大利东北部著名旅游和疗养胜地。

③ 指法国东南部、意大利西北部的地中海沿岸地区。

④ 皮埃蒙特地区酿制的名贵红葡萄酒。

卡尔拉耸耸肩：“不知道。总是同一个人的声音，带有南方佬的口音……”

费鲁乔作了更正：“不完全正确。那人模仿皮埃蒙特口音，但又不象，就象不久前移居到这儿的南方佬……也就是说象我这样……”他笑了。

卡尔拉也笑了：“是的，那人似乎就是南方佬！”

准尉一直注意听着：“他想干吗？”

费鲁乔：“要钱，否则就不让我们安宁。要是不给，他说就让我们的日子不好过。先砍掉葡萄园，接着烧我的工厂，还不行就打死我或卡尔拉。碰上谁打谁……”

准尉从上衣口袋掏出笔记本，旋开钢笔帽：“咱们从头来。这家伙从什么时候起打的电话？”

夫妇俩交换了一个询问的目光。

费鲁乔：“大概有五个月了吧？”

卡尔拉：“不止。有六七个月了……”

准尉感到惊讶和不满：“为什么现在才叫我来呢？”

费鲁乔坐下，有些困惑不安，看着透明的葡萄酒：“准尉，谁也不想惹麻烦。我更是这样。干我这行的常常出门旅行，撇下卡尔拉一个人……我希望私下解决，不报警。”

准尉说他明白了。他不能苟同，但能理解：“他要多少？”

费鲁乔：“每个季度一亿里拉。”

“数目不算大嘛……”准尉揶揄地嘟哝了一句。他站起身，神经质地走向窗前向外探望，然后遽然回过头：“老天！您可以先给我打个电话说说嘛，卡尔拉太太！……咱们可以用一种不大招眼的方式见面。现在镇上有一半人看见栅门前停着宪兵的汽车，知道我到这儿来过了……”

费鲁乔非常平静地答道：“需要的就是这样。那位朋友、或者

说那一帮人——如果是好多人的话——应该明白，我们向他们宣战了。我和卡尔拉决定一个里拉也不再给……”

准尉越来越不满：“一个里拉也不再给，什么意思？你们给过钱了？”

卡尔拉替丈夫回答：“别生气，准尉。我们给过两次，每次一亿。”

费鲁乔插嘴说：“但您说得对，准尉，不能屈服……第三季度他们要五亿。明白了吗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和卡尔拉共同决定把您叫来。”

弗洛克蹲在别墅门口附近等着，狗的耐性是无穷无尽的。它的尾巴上下迅速摆动了一下，表明它听到了某种声音。门开了，准尉和费鲁乔·英伯特走了出来。

弗洛克站起来走到他们跟前。

费鲁乔握握准尉的手：“十分感谢您做的一切……”

“这是我的职责……谢谢您的巴尔贝拉酒……”

“尝出味儿了吧？……如果服装业不景气，我随时可以经营葡萄酒酿造业，增加产量……”

“为什么不可以呢？据说现在葡萄酒很赚钱……”

“准尉，您参观过我们的酒窖吗？”

“说实话，没有。您知道，您的岳父杜西欧先生为人大方，热情好客，这种人很少见，可他把酒窖当作自己的命根子，不让任何人进去，就连我们应邀来品尝当年酿的葡萄酒时也不让进。”

“这样做太欠考虑了！您是专家。来吧，来，我让您看一眼……何况我们马上就要根本改变这一切了……我那岳父是个怪人！您别以为我从来没想过关闭工厂，重新务农……走出这个丛林，脱离它的束缚……”

准尉随费鲁乔回到别墅。这回弗洛克跟在他俩后边。

开始时一片漆黑，后来酒窖里亮起几束光线：光柱使酒窖显得更加深邃了。

一道阶梯通向下方。费鲁乔给准尉和狗带路。他们下了酒窖。费鲁乔继续往下讲：“……只是有个问题……农庄要有利可图，务农的人必须在葡萄园中出生……在酒瓶和酒桶中间长大，就象杜西欧家似的……”

准尉一边在古老的榉木大酒桶之间向前走，一边艳羡地环视着四周，不时用手摸摸木桶。

费鲁乔朝准尉投过一瞥目光，笑了笑：“不错吧，呃？您想象得到吗？”

“真是无法想象。我指的是形状。我们那儿的酒窖一般更长。不过这个酒窖真不错……您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想根本改变这一切？”

费鲁乔点点头，指着酒桶：“先从酒桶开始。其实已经卖了……”

准尉控制不住自己：“这是犯罪！”

“不合理利用空间才是犯罪……”

“您的意思是在这儿砌几个水泥酒池？安上冷却器、过滤器、除色还原器？那样酿出的酒就两样啦……”

费鲁乔淡然一笑：“不能阻止进步。您也不象卡尔拉祖父时代的宪兵那样，头上戴着羽翎帽走来走去。”

“不过，即使在当时，羽翎帽也只是在重大场合才戴，跟现在一样。”

费鲁乔拿过一只杯子，递给准尉：“尝尝今年的巴尔贝拉酒吧。我觉得妙极了。但不能仍旧只生产二十万瓶，应该达到一百万……”

准尉朝酒桶转过身。酒窖正中的一个酒桶旁边，弗洛克正在

地板和桶底之间使劲扒着。准尉走上前去，打算拔开桶塞尝酒。

“不是那桶，准尉……”费鲁乔提醒他，走到旁边的一桶，手按着旋钮请他过去：“希望你尝尝这桶。”

准尉拿着杯子走了过来。费鲁乔旋开旋钮，巴尔贝拉酒涓涓流进酒杯，在杯壁形成一层泡沫：“有什么想法就坦率说吧。”

准尉用心品酒，然后摇摇头：“不应该。我的意思是这种酒不应该注进水泥酒池。”

费鲁乔和准尉笑了起来。

忽地，费鲁乔变严肃了：“亲爱的朋友，请您帮帮忙，采取种种措施保护卡尔拉。至于我，您不必担心，我自己想办法……”他解开上衣扣子，露出一把手枪，枪袋挂在皮带上。“……我出门总带着枪。但我为妻子担心。”

准尉继续向少校汇报：“两天后，刚刚拂晓我就从床上被叫了起来。有人把一颗手榴弹扔进了莱莫雷别墅的栅门，是英国造的，菠萝型，威力很大，震碎了很多玻璃，炸死了可怜的弗洛克……”

弗洛克的尸体横陈在莱莫雷别墅门前的砾石小径上。这只可怜的血流得到处都是。

费鲁乔和卡尔拉穿着室内便服，带着凄惘的神色在别墅前踱来踱去。宪兵们在花园里和凉台上忙碌，寻找手榴弹的碎片，检查爆炸造成的损害。

准尉朝弗洛克的遗骸俯下身，有点感到痛苦，接着抬起头，眼里充满泪水。他控制住自己，怔怔地望着前方，表情异常坚毅。

准尉对少校说：“我承认，当时我觉得自己也受到了打击。这次爆炸事件显然是讹诈者对我的介入作出的回答……狗也惨遭杀

戮,这种做法真可恶……够了。我当时下定决心,决不能把这个案子束之高阁……”

“亲爱的准尉,我仔细看过您的档案,有些事情不明白。象您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人,怎么会一开始没发现插手到黑手党干的事里去了呢?其实迹象很清楚:打电话勒索,第一次不满意就立即进行残酷报复,秘密监视受害者……”

“请原谅,少校先生,我一直相信这件事和黑手党没关系。如果说我没有特别提请司令部注意……”

“真妙!我看了《晨报》!只有两行字:一枚手榴弹在花园爆炸,炸死了一条狗……”

“这是我的一贯做法。尽量少给我的上级司令部添麻烦……”

“算啦,准尉,这省不了我们的事!您什么事都想自己干,在整个宪兵部队中出了名……还有什么可说的呢!……您倒说说,手榴弹事件后您采取了哪些措施保护英伯特夫妇……”

“唔,英伯特夫妇外出时,我都派车护送。但我必须指出,他俩并不协助我的宪兵们完成任务。他也好,她也好,都一样!他驾着一辆 BMW,速度快得好象在进行第一流的车赛。要跟上他,必须冒送命的危险……”

一辆大型 BMW 小轿车以发疯般的速度在省级公路上拐了一个弯。驾车的费鲁乔·英伯特面带笑容,乐滋滋地看着后视镜中那辆试图跟上他的宪兵的小汽车。

握着驾驶盘的年轻宪兵集中了全部注意力,他很恼火。他叫马希。一位上士坐在他旁边。马希发火说:“您去告诉准尉,别派我跟着这个疯子了,要不到头来我准吊销他的驾驶证……”

卡尔拉骑着摩托车在崎岖不平的葡萄园间穿行,最后来到国

家级公路边，熟练地跃过排水沟，汇入回镇的车流。

一辆宪兵的摩托车开到镇中心广场停下。坐在驾驶员旁边的准尉下了车。他张望了一下，朝着手上拿着大包小包从一家商店里出来的卡尔拉走去。准尉紧绷着脸，彬彬有礼地把手举到帽檐，例行公事地向她敬了个礼：“对不起，卡尔拉太太……”

卡尔拉笑容可掬地停下脚步：“您的脸色多难看呀，准尉！我被捕了吗？……”

“您在开玩笑。不过必须提请您注意，不能这样下去。为了保护你们，我们需要你们提供最起码的合作。”

卡尔拉脸上一直挂着笑容，用娇憨的阔小姐具有的满不在乎口气答道：“您可以发出危险消除信号了，准尉。那帮家伙看见您后已经溜之大吉……”

“嗯。可是前天夜里那颗手榴弹呢？就是那颗炸死了弗洛克的手榴弹。”

“再也拿不到钱了，发了一通脾气。”

“噢，您是这么认为的吗？我觉得这话讲得过早了。”

“事实是他们再也不打电话了，”卡尔拉强调说。

“准尉！准尉！”

准尉正要回答卡尔拉，听到喊声转过身子。一个宪兵指着车上的无线电话机话筒，向他焦虑地挥着手。准尉奔过去听了报话内容，对着话筒说：“告诉他们，我十分钟后赶到！”他二话没说，抓住卡尔拉的一条胳膊：“跟我走！”摩托车鸣着撕肝裂胆般的警笛开走了。

“费鲁乔出了什么事吗？我有权知道，对不对？”

“还不清楚。怕是绑架。”

卡尔拉瘫靠在靠背上，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了。

准尉对着无线电话问：“司令部怎么说？”

马上就得到了明确的回答：“已立即采取措施。整个地区戒严，方圆五十公里……”

费鲁乔·英伯特的 BMW 轿车前门敞开着，斜着停在离莱莫雷别墅不远的省级公路中央。几米外停着宪兵的一辆小汽车。

上士在检查 BMW，马希惊魂未定，正上气不接下气地对着无线电话说话：“我告诉你吧，从他的这辆 BMW 驶出我们的视野，到我们在这儿重新看见了它，前后大约过了四分钟……准尉来了。通话完毕。”

准尉到达后，指着 BMW 后面那一长条留在柏油路面上的黑色蛇形轮胎痕迹，对卡尔拉说：“您丈夫显然拼命地要控制住车子。准是刹车过猛，车子打滑了。”

马希：“不是我们的过错，准尉。英伯特的车速是一百七十，又在车流之中，我跟不上。”

“你把英伯特的外形特征告诉司令部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长相，衣着……一切……”

上士从 BMW 中钻出来：“准尉，您来看看。有血迹！”

驾驶座上有一大摊血，正在凝固。

少校皱起眉头，着手整理办公桌上的东西——其实摆得够整齐的。然后他眼看别处，问阿尔瑙迪：“您处分担任护送任务的宪兵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先生。他们都是优秀分子。我敢打赌，马希的话属实。要想跟上他，必须冒送命的危险……或者是送别人的命。”

少校想了想，重新抬眼看着准尉：“讲下去。说说那次记者招待会上发生的情况。”

准尉伸出两个手指摸了摸额头，仿佛想知道那次和记者们交锋时流出的汗珠是否还留在额头上，然后说：“他们首先对准会计